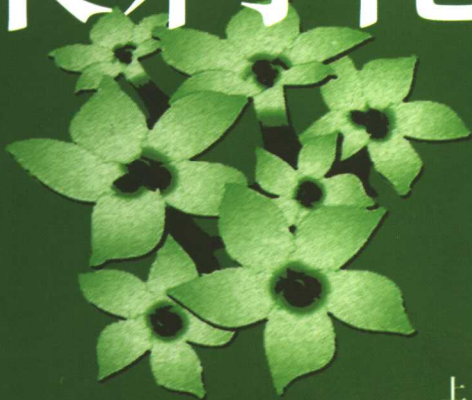


张百年 著



雨打茉莉花



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百年 著



雨打茉莉花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雨打茉莉花/张百年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ISBN 7-208-05849-0

I. 雨...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3602 号

雨 打 茉 莉 花

张百年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59,000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8-05849-0/I·240

定价 20.00 元



女孩漂亮当然好，然而，一不小心，
越是漂亮结果就越不漂亮。

人物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东门丑娃——十八岁，中俄混血儿，一个美丽、粗心、泼辣、善良、易冲动但却很聪明的女孩。

西门英雄——四十多岁，先为八家子镇镇长，小贪官；后为业务员，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彭大吉——四十岁，黑龙江八家子镇参茸土特产有限公司总经理，一个正直的人。

东门令德——五十多岁，俄罗斯人，东门丑娃父，民营令德百货店经理。

王秋云——五十岁，东门丑娃母，上海赴黑龙江北大荒知青，贤妻良母，文学爱好者。

柳明阳——二十八岁，外资企业秘书，诚实，好学，孝子，文学青年，东门丑娃的情人。

王阿贵——七十六岁，东门丑娃外公，人称“王马列”，一脸的阶级斗争，满嘴的苦大仇深。

陈秀花——七十一岁，东门丑娃外婆，苏州人，工人出身，一个处于家庭矛盾之中的老人。

王国庆——四十五六岁，东门丑娃舅父，王阿贵之子，国家机关科长，一个惟父命是从的好儿子。

徐赫男——二十六岁，初中语文教师，一个文静的古典式美人，一个深爱着柳明阳的姑娘。

李平——五十五岁，柳明阳母，哲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一个严于教子、气质高雅的妇人。

江阿婆——七十岁，王阿贵紧邻，爱俏，说话爱夸张，但为人善良、热情。

林可达——四十七八岁，东门丑娃干爸，民营可达酒楼总经理，一个精明的创业者。

尚冠——三十七八岁，林可达妻，馒头西施，一个漂亮、大度、明理、泼辣能干的女人。

刁鬼才——三十七八岁，上海春江民乐团首席二胡演奏家，东门丑娃的疯狂追求者。

丁德锦——五十岁，正德广告公司经理，热心事业，为人正派。

祁经理——五十多岁，八家子参茸土特产公司浦东分公司经理，一个诚实认真的浦东人。

冯铭九——四十八九岁，港客，一个危险分子。

王海龙——二十四岁，王阿贵的孙子，在所有人当中，只有他能批评“王马列”，而且效果不错。

卜老师——五十多岁，美由真照相馆摄影师，一个正直的女人。

杨理存——二十八岁，江阿婆的孙子，天平大律师事务所主任，一个正直、热情、很有个性的律师。

何小灯——八岁，石翠娃女，绰号“小老鼠”，是东门丑娃生命历程中一个关键性人物。

石翠娃——二十五六岁，四川打工妹，一个俏丽、受丈夫虐待致残的农村妇女。

何警官——五十五岁，公安局刑侦队队长。回城知青，一个认真而又富于同情心的好同志。

目 录

第一章	小镇美人	1
第二章	都是漂亮惹的祸	14
第三章	逃到外婆桥	26
第四章	溜溜的她	40
第五章	来去匆匆的收银员	53
第六章	山雨不来好事来	64
第七章	水晶心玻璃人	76
第八章	发现乳房	91
第九章	搓根绳子想绑住风	101
第十章	好心不是驴肝肺	115
第十一章	追寻伟哥	127
第十二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	143
第十三章	子系中山狼	154
第十四章	怪怪的港商	169
第十五章	对牛弹琴	179
第十六章	与狼共舞	193
第十七章	一片真情在玉壶	208
第十八章	三只相思鸟	214
第十九章	小辣椒醉了	230
第二十章	歪打正着	244
第二十一章	傻傻的美梦	257
第二十二章	好一朵茉莉花	272
第二十三章	祸从天降	283
第二十四章	人多出韩信	293
第二十五章	三人更上一层楼	304

第一章

小 镇 美 人

中国最北面的省份是黑龙江，黑龙江最北面的城镇是漠河，这是大家知道的；而漠河东北、乌苏里江边的新兴小镇八家子，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龙年正月十五，即公元二〇〇〇年二月十九日下午，热闹非凡的八家子镇元宵节系列活动重头戏“丽人大赛”决赛，正在镇文化馆影剧院举行。现在，大家静心等待的，就是那已经步入决赛圈的十名佳丽的表演。大家特别在心的，是倾镇之美的俄罗斯少女东门丑娃。

节奏强劲的音乐声中，十位丽人一一亮相，先是民族服饰表演；接着，美人们跣足猫步，做比基尼泳装展示，后来，她们又游戏又舞蹈，看去恰似海边有一群浴女。整个场景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美不可言。

镇长、大赛组委会主任委员西门美雄当过镇文化局局长，颇懂摄影。所以，他对构图、展示、美学，很能说上几句。他尤其严格要求选手一定要“三围”达标、长相一定要漂亮才能报名。复赛入围的选手，又由镇文化馆请名师做美学和形体学培训以后，方能参加决赛。

表演继续进行，观众们醉醉地欣赏。佳丽们都有不凡的身手，端庄大方、优美飘逸、热情妩媚的展示，获得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所有观众都屏息了，他们惊羡不已，感叹不已。

选美是二十世纪一大创举，它让女子尽现国色天香、绰约风姿、美玉精神。谁更美丽？谁更高雅？谁是最佳？谁是冠军？走

起来瞧，站出来比，摆开来看！

二十分钟泳装比赛，刚至高潮，眨眼便去。选手退场后，评委忙碌着。音乐声中，十名佳丽换上旗袍，重新踩着碎步儿上场，男女两位主持笑容可掬地登台。

男主持喜气洋洋地说：“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评委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女主持的笑容就更甜美动人了，她说：“‘八家子镇第五届玫瑰丽人大赛’，历时二周，前后经五场街头表演、三场角逐，今天的决赛也结束了。现在，各奖项名次已经决出。”男主持说：“本次共评出优胜者七名、季军一名、亚军一名……”女主持说：“冠军，也就是玫瑰丽人大奖得主一名！”欢庆的音乐声中，名人、镇领导登台从低到高宣布获奖者名单并一一授奖。

最后，西门美雄笑嘻嘻地捧着冠军名单，正欲启口，观众发出一片欢呼：

“丑娃！”

“丑娃！丑娃！”

“东门丑娃，东门丑娃……”

热烈的欢呼伴之以热烈的掌声。

镇长先生风度翩翩地一再向观众挥手致意，好像他就是主角，好像大家在为他激动。待大家安静了，他才提高嗓门洋洋得意地庄严肃穆地彰显身分地大声宣布：

“冠军是——俄罗斯小姐东门丑娃！”

东门丑娃，一十八岁，一九九九年高中毕业，镇文艺工作队队员。去年冬，她在哈尔滨市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夺得亚军，她的照片、画像，满八家子都是。这一消息也上了《八家子镇报》头版，还配了西门拍的她的大照片。丑娃能得到如此高规格的宣传，全是当时任文化局局长西门美雄对她的发现和看重。随之，东门经常参加各类文艺演出活动，她将她优美的舞姿、动人的歌喉献给镇上的居民。令人激动的还有她的年轻、天真和倾镇之美。

冠军奖是一尊手持玫瑰的镀银少女塑像，面值人民币二万元

支票一张，证书一份。两位礼仪小姐将这三件用银色托盘捧上。礼乐声中，西门美雄高兴地将这三件授予东门丑娃。

东门丑娃受奖后，款款向前几步，脸上有着可以映照全场的灿烂笑容。那种美丽，那种少女的纯情，那种生命的活力，充盈在她的眼中。她甜甜地美美地俏俏地向评委、来宾、观众深深一躬。这时，掌声也就更热烈了，这掌声饱含着激动、期望和真诚的祝福。为了回报这种热情，她更走向台沿，缓舒玉臂，高举奖品，先左右地向观众连连致意。

忽一中年男子贸然登台，他毫不客气地抓过男主持的话筒，转身对观众说：“各位朋友，咱是本次活动主要赞助商、‘一口香’瓜子创始人、八家子参茸土特产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大吉。冠军奖金二万元，明显不足以显示冠军东门小姐的实力，是亏待这姑娘了，也降低这次大赛的品位了，奖金应当增加！”女主持抱歉地说：“这肯定不行。”“咋不行哩？”彭大吉跨前三大步，大声说，“各位，咱代表敝公司追加冠军奖税后款人民币一万元！”他将已准备好的支票高举过头，而后转身对东门丑娃说，“请冠军东门丑娃小姐笑纳！”并将支票捧上。丑娃含着笑，退后一步，抬手相拒，彭大吉则再次捧上。

“我领受彭先生的盛情美意！”东门丑娃说，那声音是那样的美妙动听。她推辞道：“按组委会的决定，作为冠军，该得到的，我已经拿到了。不该得到的，我不能领受。但我非常感谢彭先生对我的厚爱和鼓励！”

西门美雄说话了：“咱代表组委会宣布：同意赞助商彭大吉先生追加冠军奖金人民币一万元。现在，请冠军东门丑娃小姐领取！”他带头鼓掌。台下观众发出欢呼；音乐响起，气氛更趋活跃。东门丑娃再作推辞后，最终还是含笑接受了。这时，她怀着激情，在彭大吉的颊上缓缓地、轻轻地吻了一下，这引得台下又起欢呼。毫无准备的彭大吉则在大家的欢呼声中，手足无措，他向东门报以尴尬的一笑，摆摆手，慌张地交回话筒，带着满足怀着兴奋，回到自

己的座位上去。

孰料，这时西门美雄也将他的头颅向东门倾去，他也要领受这一香吻。而东门小姐却如关上两扇窗子一般，闭了一下眼睛，又抬手在自己的鼻尖处轻轻扇了扇，眉梢儿扬了扬，身子轻盈地闪让了一下，避开了镇长先生的渴求，回到自己的站位上去。西门未能得逞的窘态，引起观众一阵哄笑，哄笑声过后，一片寂静。而这时的西门发怒了，他斜瞥了观众一眼，就柱子一样挺立着，而后一扬头，圆瞪二目，怒容满面，将一条臂膀横在身后，又迈开大步，在台上走了一大圈，贼亮的皮靴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这声音传到了剧场的每一个角落。他很有一点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不可一世的架势，胆小的人，还真能被吓住。

镇长先生酒气熏人，醉眼惺忪，一脸的兴奋的紫红色，说话时，都有点大舌头了。这是因为，三十分钟之前，他在一饭局上喝足了五粮液，才匆匆赶来参加颁奖会。这时，西门美雄觉得也还不是发作之时，所以，他忽然驻足，强笑了一下，接过男主持的话筒，正要说话，却打了一个饱嗝，而后作报告一般说：“十位获奖小姐，你们为什么能获奖呢？漂亮是第一位的。漂亮是一种资本，是资本就该利用！这是美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咱并以此对美人中的美人东门丑娃作特别赠送！咱还有一句话，也在这里说一下。这个，呃……”因为他话说得多了，而且啰嗦，所以，观众不但能清楚地感觉到了他那“酒精考验”的舌功能的减弱，而且，也有观众耐不住了，因而骚动了起来，更有几个胆大的喊道：

“你在哪疙瘩灌饱了驴尿？”

“官样十足，酒话连篇！”

“还有你啥事？一边玩去吧！”

“你又不是美女，谁要看你表演！”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瞧，就是有人不怕他，就是有人要碰硬，就是有人敢挑战。

这可是真正的叫镇长大人下不了台了。两位主持人交换了一

下眼色，女主持急忙上前救驾，她说：“请大家静一静，镇长话没说完。”西门面对这一切，虽然更为恼怒，但他一时也无法，而酒精却在更充分地显示它的威力了。他颇为激动，一激动，就把不该当着众人说的真话，掏了心窝子，脱口而出：“东门丑娃小姐，实在是太动人了，咱实在也是太爱她了。当然，咱不是那个意思，咱是这个意思。咱八家子镇这疙瘩就一个俄罗斯小姐，她又是全镇第一美人，她的婚姻大事，咱就不能不操心了。……一句话：不能让她嫁到镇外去，她得嫁给本镇居民！”他惟恐众人听不明白，又接着说，“咱是谁呀？一镇之长！这件事，咱能不管？”

镇长的“演讲”还真够水平，曾经一度骚动的会场，一下子就让他控制住了。大家引颈竖耳，等待下文，看他到底要咋样？就见他趁着酒兴，配以手势，继续说：“咱来做个介绍人，就让东门丑娃嫁给犬子西门家宝为妻算了。当然，咱得守法，按规矩办，先是处朋友，而后恋爱，最终才是结婚。咱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如此看来，这已经不是颁奖会，也不是他在主持什么办公会、镇务会、群众大会，而是他西门镇长的相亲会、做媒会、选媳妇会了。

台下哗然。有位观众大声说：“等等！啥呀？你让东门小姐嫁给谁？嫁给狗——的儿子？”

这引起了笑声。西门英雄佯笑道：“不是，不是，不是你那个意思，不能那么理解嘛。呃！犬子不是狗的儿子。这是文言，是谦词，没文化的人可能听不懂。”他又进一步耐心解释，“所谓犬子，也就是咱西门英雄的儿子，我的儿子。”

那位观众又说：“拉倒吧，啥文化咧武化咧！干啥呐，有啥不懂的？犬——不就是狗嘛，犬子——那还不就是狗的儿子嘛。大伙说是不？”大家一致附和：“是——！”那人继续说：“这不就得啦，既然狗是你的儿子，那你西门不也就是一条狗了吗？”他的重音放在狗字上。这位也真有戏，说便说吧，说完之后，还“汪！汪！汪！”连吠三声，而且学得惟妙惟肖。

这几句话和三声吠，全场人，包括评委、来宾、乐队和十名佳

丽，全被逗得大笑了起来。

这种笑，是千人大笑，而且是爆发性的。这种笑，更是经典的绝无仅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哄堂大笑，而且带着嘲弄、疯狂还有发泄，因而也就饱含着痛快。十位小姐为了维护各自的形象，所以，就都努力控制自己，不致失态。她们或以指掩口，或回过脸儿去。虽则如此，有几位也已笑得弯下腰去，或如西施捧心，或如貂蝉拜月，或如嫦娥揉腹，或如美人插秧……而台下人的笑，那可更是千姿百态，精彩纷呈，所以就更有看头，更妙不可言了：有的笑得前仰后合，你推我搡；有的笑得哎唷哎唷双手捧腹叫肚子疼；有的笑得伸手摸天；有的笑得将头埋到裤裆里去；有的笑得咳嗽了起来；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评委，笑得撑不住了，就扑在身旁一位男评委身上呼“俺的娘哎！”可是，当她发觉扑得不妥，叫得失当以后，就扭过身，扑到案上继续笑，一瓶矿泉水被她碰倒了，跌在地上的溜溜滚，她见状也就笑得更邪乎了；有位长相幽默、身高马大的评委恰巧满满喝了一口水，他这一笑，那一口不及下咽的水，一下子就被远远地喷射了出去，高达一米余，远达三米许，直射台上威严的镇长先生……

乱哄哄，乐哈哈，闹嚷嚷，这场戏可有看头了！而西门英雄终于忍无可忍，勃然大怒了，他疯狂地挥手，愤怒地指着台下吼道：“那是谁呀，说啥咧？搞流氓活动是不是？捣乱会场是不是？破坏安定团结是不是？”

没人怕他，倒是又有几位观众大声说：

“得了吧，你就甭再以权谋私了！”

“算了吧，你就甭再以势压人了！”

“镇长老爷哎，你就甭‘得了油煎饼，又想抹蜜糖’了！”

观众中更有一大汉从座上呼地站起，双手一挥，指着西门，声若洪钟地大呼：“呔！睁开你的犬眼瞧一瞧，这是谁家之天下？你这个狗镇长该下台了！现在，咱宣布——散会！”

就等着这一刻呢，就等着他这一句呢！这位一声令下，台下众

人无不轰然离座。台上十位佳丽也怏怏然、悻悻然、匆匆然退场。坚守岗位的两位主持人也实在控制不住场面了。不过，男主持还算见过些世面，就见他当机立断，毫不留情地夺过西门手中的话筒，趋前对着已经走了大半，只有小半观众的背影说：“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配合！”女主持就势跟着说：“这次颁奖大会开得非常成功！”男主持抢着说：“现在我宣布，本次玫瑰丽人大赛颁奖会，到此圆满结束！谢谢大家，再见！”女主持也急忙跟着说：“再见！”两个也慌忙收兵回营了。

到了这刻儿，西门镇长所受刺激已经够多也够深了，所以，他好像已经酒醒。但酒醒又如何？反正一切已经如此，一切既成事实，一切已无可挽回了。他也忽然感到自己是如此孤立、难堪、一文不值又无法下台。他觉得他方才有些话虽然要说，但毕竟时间、地点不合适，所以，他悔恨自己的失言。但是，大丈夫、一镇之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怎么能够将已经说过的话收回呢！何况，此时此地也无从收回了……他就这么默想着，等到他要下台时，不仅台上就他一个，台下除一位老太扯着娃娃慌乱撤离以外，场内也已没有任何其他观众了。一定要说还有人，那只是几名服务员在扫地，她们弄得座椅发出恼人的巨大“嘭嘭”声。

西门英雄孤家寡人，兀自立于台上。又稍待，他慢慢下台，迈着沉重的步子往外走。他耳中发着怪响，乱糟糟地想着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但是，他却又咬着牙，既是愤愤然又是恋恋然地在心里说：“哼，你们算什么东西！走着瞧吧，咱不得东门，誓不为人！”

也别以为这位是在说大话，事实是，后来人家果然是说到做到了。

西门英雄回到家中，除了念念不忘东门丑娃以外，对所谓“狗的事件”，越想越是怒满胸膛。一镇之长，岂容小民如此戏弄！这可是足以使他在全镇丢尽脸面、无地自容之大事！今后还怎么说，怎么管人，怎么端架子！他点上一支烟，猛抽几口，而后将左膀

横在身后，挺直了胸，在室内走了几圈，接着就打电话给镇派出所所长，按他自己的意思，说了事情。而后指示：“你们一定要把侮辱镇领导、扰乱治安、破坏稳定大局的流氓分子抓起来！”所长不慌不忙地说：“法不责众，会场上那么多人，怎么抓？”“凡是捣乱的，有多少抓多少，为首的大约有五六个。”

“会场上没有我们民警，我们不了解情况。”所长又慢吞吞地回答。西门严厉地说：“调查嘛！要你们警察干啥呢？是非你不分，治安你不管，稳定你不抓，领导你不保卫，坏人你不办，那你不就渎职了！你这所长不想干啦？”所长咂吧着嘴，为难地说：“人抓多了，也不一定就符合稳定大局吧。”西门又严令所长：“有枣没枣打三竿，抓起来再说！审讯时就更不能手软了，有罪也是三扁担，无罪也是扁担三！”所长犹豫道：“可是，政策……”西门气恼地以泰山压顶之势道：“这八家子，到底是谁说了算？我命令你：立即照此办理，不得有误！”又强调，“必须全所总动员，必须雷厉风行；要办案不过夜，要抓人不手软！办理结果尽快向我报告”。所长终于坚决表态了：“是！首长您放心，咱一定照办，一定照抓！”西门这才满意地挂上电话。那头的所长也将电话挂了，他站起身，整整衣冠，一摆手，不禁笑道：“怪事，‘长了一身白毛，反说别人是妖’！”墙上挂钟提示，下班时间已到，有几位民警过来笑咪咪地问：“所长，还有事吗？”所长笑嘻嘻地摆手说：“哪儿来那么多事？没事，下班了。不是说今晚电视转播足球赛吗，你们就回家看个痛快吧！”民警们发出一声欢呼，而后快乐地离开办公室。之后，所长点上一支烟，在空落落的走廊里踱着方步。

东门丑娃的父母，在八家子镇最繁华的松花江大街开了一家两开间门面的令德百货店，注册资金五十万元，还雇了两个人帮忙兼做家政。丑娃的父亲东门令德去哈尔滨看望父母刚踏进家门。早先，苏联人东门令德入中国籍不久，就与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王秋云结婚，两口儿先是来往于中俄之间做生意，一九

八五年到八家子发展，直至今日。

东门丑娃气呼呼地回到家中，就见她眉梢一挑，手向外一指，火火地愤愤地对父母说：“气死咱了，小女子让人给欺侮了！”她这就将发生在文化馆影剧院的闹剧一五一十地对父母说了。

片刻的沉默过后，东门令德大怒，猛地一擂桌子，气呼呼地说：“王八蛋，欠揍！按咱俄罗斯的风俗，这号下流坯，得拿尿来灌！”丑娃眨巴着眼，咬牙道：“是得灌，是得灌！”王秋云笑道：“他是镇长老爷，你咋灌？”东门令德一扬手：“就把他摁在十字街头灌，还得用女人尿。”王秋云高兴地说：“这下可带劲了！”丑娃一挥拳，兴奋地说：“这可太棒了！”东门令德正气凛然声若洪钟：“‘他老虎口大，咱野牛脖粗’，谁怕谁呀！”王秋云劝道：“你是小小老百姓，天生就该受气，您就忍着点儿吧！”东门令德手向上一指：“中央那可是不允许干部欺压百姓的！”王秋云继续耐心劝慰：“唉，现在是你民有所呼，不能上达于天哪！中央‘在那遥远的地方’，万水千山，鞭长莫及，天高皇帝远啊！要是都听中央的，明天咱中国就是共产主义了，所以现在才是初级阶段嘛！”东门令德不觉一笑另有一说：“初级阶段就是困难不少，那年，中国人口十亿了，你王女士又添麻烦，来个第二胎，生个女仔，中国人就是十亿零一了。”丑娃摆摆手，笑着插话：“您二位是否也有点心狠手辣、惨无人道！”王秋云笑问：“咋啦？”丑娃含笑叹息道：“咱作为一个小生命，一个未来的美女，尚未成形，你俩就狠下决心，定下毒计，阴谋要咱胎死腹中，这还不是心狠手辣、惨无人道？”东门令德抱歉地笑道：“这倒是实情，小姐，咱和你妈，真是不好意思了！”

原来，王秋云二十七岁生下儿子东门大琪，不知夫妻俩在计划生育的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她三十二岁时又有了。夫妻俩先以为得了啥怪病，当终于被医生确诊为怀孕之后，夫妻俩就决定中止妊娠。可后来王秋云却脑子急转弯，跑到了上海娘家，生下了东门丑娃。而丑娃的祖父是莫斯科人，祖母是哈尔滨人，解放战争后，他二人在哈尔滨结婚，接着就去了莫斯科，此后生下东门令德。这

回，丑娃一满月，又由祖父母领去莫斯科抚养，入了苏联籍。曾是中学语文教师的祖母，就当丑娃的汉语和中国历史的家庭教师，祖父则教她英语。丑娃喝了十六年莫斯科河河水，读完高二才在去年夏天回国，恢复了中国国籍，在漠河市读高三。她的祖父在哈尔滨有一栋俄式小楼，老夫妻现在就住在那里。她哥现在是清华大学博士生，丑娃也一心想读清华，但是，也许她在国外待得太久了，对中国的文化不甚了解，所以，去年差一分没考上，这就成了镇文艺宣传队的一名队员。当然，她今年还是要考大学的。

这时，彭大吉打来电话祝贺。东门令德也热情地谢了他的一万元，他放下电话又得意地对女儿说：“拿这三万元奖金，那也是你丑娃的本事。闯社会，靠的就是本事。”他又说，“这有个道理：当你看到自己存折上的钱不断增加时，你就会高兴。接着就会加油，继续挣钱。娃儿家，从小应当有经济头脑。你一定要懂得，钱是个好东西，没有钱就没有一切，就没有这个世界。”丑娃笑着讽喻：“商人逻辑。”妈妈明显和爸爸是统一战线，她说：“这有什么不好？没听说吗？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商人逻辑就是致富逻辑。”晚饭做好了，丑娃帮妈妈端饭端菜，先顺手夹了一块红烧肉，边吃边笑道：“妈妈是老板娘逻辑。”东门令德看着为他斟上伏特加的女儿笑道：“吃饭吧，不吃饭咱们就活不成了。所以，吃饭也有逻辑，是活命逻辑。”

一家子团团圆圆欢欢喜喜围在一处晚餐。三口儿的身材长相却是完全不同，这并不在年龄、性别的相异，而在人种学。东门令德身高马大，黄发碧眼，高鼻阔口，皮肤白而粗糙，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俄罗斯人。而白净、读过不少书的王秋云，则有典型的江南女子所独有的那种纤巧和美丽。东门丑娃则身高一米七二，躯体曲线分明，发金黄而微黑，高额头，高而小巧的鼻梁，红嘴唇，瓜子脸，蓝晶晶的眼珠，有齿如玉，有指如葱。她有一种中国式的白嫩，而且，不论是肌肤还是性格和品德，她都白嫩得令人有透明感。可是，怎么看她也是俄罗斯人，所以，从她到镇上的第一天起，大家就